

四十年後喜相逢

～訪問陳佐舜博士～



左起：陳佐舜、羅遠俊、吳福鑄的兒子、吳福鑄、夏毓芬攝於鼓浪嶼吳寓內。

有關上海天主教代表團最近訪問香港的情況，上期《鼎》已報導過。該代表團中的一位成員，與聖神研究中心董事之一的嶺南學院校長陳佐舜博士，有一份很深厚的友誼。聖神研究中心研究員蘇主榮神父不但注意到這點關係，且親往嶺南學院訪問陳博士，錄下「震旦大學七名若望」的有趣故事，以饗讀者。

鼎：當上海天主教代表團於七月來這裏訪問的時候，我發覺你跟王振義教授經常談論往事，相信你倆已認識很久吧？

陳：不錯，事實上，我倆是昔日「震旦大學七名若望」中的其中兩人。

鼎：可否詳細告訴我們這件事情？

陳：我們七人在震旦高中做了三年同學，準備考入震旦大學。那已是一九三九年所發生的事了。我們於一九四二年高中畢業後，組織了一個「消夏會」，每天都聚在一起，談論社會問題、宗教、人生意義，而且還義務教授鄰近的孩子國語、英語、算術。那時，七人中有兩人已是天主教徒，他們是楊建廷和吳福鑄，



左起：楊建廷夫人、張傳鈞、王振義、曹仲華、楊建廷、吳福鑄、陳佐舜夫人、陳佐舜攝於鼓浪嶼吳寓外。

且非常渴望我們其他五人也能認識宗教的價值。經過多次討論，到暑假結束時，其他五人也開始認為宗教確實有益和富教育性，同時又能幫助和引導受過教育及未受過教育的人邁向更美好的生命。這就是我們五位非天主教徒所達致的結論。

鼎：對此結論，你們有作進一步的行動嗎？

陳：有，這就是我們全體都成為若望的故事。在一年至年半期間，我們全部都加入了天主教。我們在震旦大學接受了耶穌會神父的教導後，全部領了洗禮。我是第一個領洗的，取名若望，以聖若望作我的主保聖人。跟着領洗的是曹仲華，他成了我的代子，而我也叫他取名若望，於是他就成了第四名若望。隨後領洗

的三人也都取名若望，於是，我們成了人所共知的震旦大學的七名若望。

鼎：你們在大學時修讀什麼科目？

陳：我們七人中，有四人（王振義、楊建廷、羅遠俊、張傳鈞）進入醫學院；吳福鑄和我則進入法學院，而事實上，我在法學院修讀的是經濟及政治；曹仲華則進入了工程系。楊建廷在醫學院只讀了一年，便轉往另一間大學修讀工商管理。吳福鑄從開始即健康欠佳，只修讀了一年大學便返回廈門。

鼎：畢業後，你們怎樣保持聯絡？

陳：我於一九五一年離開上海。楊建廷和羅遠俊更早於一九四九年便離開上海；楊去了新加坡，而羅則去了法國。離開中國後最初幾年，我們七人還互有通信，

之後便停止了。（其中的理由，是當時中國內地人民不便與外界通信，恐防危及自己。）所以，我們失去了聯絡多年。直到一九八〇年，我們才有機會再度彼此聯絡。那一年，我赴法國探望了羅遠俊博士，又遇上了楊建廷。之後，我也到過上海，找到了王振義教授和我的代子曹仲華。去年，我們在廈門吳福鑄的家，全體聚首一堂。直到今天，吳福鑄的健康還是很差。

鼎：七位若望中，四位留在中國，三位在國外。你們現在幹些什麼行業？

陳：讀完大學後，我一直幹教育工作。一九四六年畢業後，我留在震旦大學做研究，同時為一份有關中國經濟的刊物工作。我加入該刊物的編輯委員會，做了不少翻譯和編輯的工作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，我亦在震旦大學教授經濟地理。一九五一年，我來到香港，在華仁書院教了五年書，其中一年在港島，四年在九龍。之後，我相繼出任亞洲協會成員兼策劃負責人、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秘書、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。一九八二年，我出任嶺南學院副校長，一九八三年出任校長。楊建廷一直是個商人，現今是新加坡楊氏私人公司董事長。王振義教授目前是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校長，又是該校的血液專科醫生。而張傳

鈞則是同一間大學的教授，兼任瑞金醫院的皮膚科主任醫師。羅遠俊博士曾任法國 ALSACE 療養院院長多年，於兩年前退休。曹仲華是浙江省土木工程師。至於吳福鑄，我剛才已經提過，身體一直很差。這是我們七人的大概情況。

鼎：中國近年來的開放，有否吸引你的海外同窗回去，為四化作出貢獻？

陳：楊建廷也有在中國做生意，他的公司不久前與一家體育用品製造廠合作。羅遠俊博士去年曾在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作客座教授，也希望在一九八七年再回那裏講授幾個月的課。至於我本人，嶺南學院已計劃好與中山大學、上海大學，和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進行一連串的學術交流；過去兩年間，我們的學院已派出若干英文教師和電腦、經濟、社會學及管理學講師到國內講學，且希望日後能有更多交流。

鼎：你們有計劃再聚嗎？

陳：有，希望是在一九八七年，大概會在杭州。我們希望屆時吳福鑄的健康能容許他去到那裏。

鼎：陳博士，非常多謝你向我們講述了震旦七名若望的故事。祝你們在任何社會所作出的服務，都能繼續取得成功。

（游麗清譯）